



敬鄉錄

卷十一

元 吳師道 撰

時氏居婺之清江名汝功者字德懋呂忠公銘其妻
邵氏墓序三子鎰鑄鎮孫瀾濟梁潛洽困泉弟汝翼
字德輔呂成公銘序三子鎬錡鏘孫灃源淇演溱灑
灑朱子為書丹又為作慈教菴記而名其妻邵氏皆
以鎬錡故一時見重于朱呂者如此成公與鑄全隆

興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遊按鎬子涇亦公門人而銘樂見者或此時未坐歟鑄字壽卿國子監書庫官鎬甌寧縣尉淇字叔瞻紹熙庚戌進士涇字仲淵由太學中嘉泰壬戌進士充浙東幹辦公事皆東萊門人有可考者灃字子灃一字伯江鎬之子成公門人有學行著尚書周官餘未成編而卒忠公誌墓執友私諡曰夷介先生

宿莢道驛

笋輿倦長途夜投村邸宿市井倚巒岡人煙半樵牧茅簷俯清流翠巘出前屋山月照人寒有竟憐幽獨

灃字子灃一字叔觀鑑之子師成公名最著淳熙辛丑進士初為温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西外宗學教授知寧國縣通判袁州終朝散郎通判台州成公輯書自秦誓沂洛誥未畢而卒灃以平昔所聞補究之見所自為序有南堂文集若干卷李子少章

從先生明招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
雨乾溪路綠初肥
無人會得風雲意
可是千年瑟竟希

少章字天彝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癸丑進士第天
才絕出博極羣書初授麗水縣主簿周薦改授婺州
添差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未幾改南康寧政授兼
白鹿洞書院山長逾年擢史館檢閱以凌躡劾罷授
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不大顯而終天彝自負甚高

登第時年近六十為忌嫉者沮格既而子女昏喪落
落不偶感激自傷平生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大義
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贅說易卦贅雜文古歌詩數
千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士懿曰
孤雋峭拔自成一家真一世瑰偉人良不虛也

鳴雞行

三里寥落秋夜長老雞望星初引吭一聲二聲天沉澗
客夢初回猶惚恍三聲四聲天漸明道上行人馬蹄響

嗟爾行人人有心心長面短誰能尋薛君脫走窘思慮
劉牧起舞豪精神勿言咿喔纔滿座中有歎悲千萬個
君知種種在此雞只合雞聲塞天破吳中老翁百不忙
殺雞釀酒酌年光黃紬軟暖蒲薦穩日出三竿猶在床
田園歸述懷 東狩行 遠別離 夜行水際 北
窗晚飲 閒行 書懷 山花 田園樂 歲暮
赤松道中 春山登城 上黃晚歸
書事七首

諸將紛然各自雄面前全隔馬牛風尚衣已辦通天帶
何日臨門送晉公

共說曾公有府城殿前數日淨邊塵白麻宣受人爭看
寶馬高秋報主身

特地今年荷主恩儲胥百萬給諸屯張彝自向河南死
懷翔驚翻賀六渾

莫為蒲騷高舉跳邊情轉眼又千迴吳房小敗寧非計
防後飛軍雪裡來

高帝神靈未可誣至今陵柏尚扶疎小臣眼有一石淚
准擬北來都破除
北引黃河入宿河下裁鹿角起層波城中待哺一萬戶
咫尺南船那得過
瑪瑙遺基尚未斜兩京風物使人嗟先皇月出曾遊歷
空見春風發落花

題園門

林花落處憶初妍半折妖紅似隔年今日綠陰還漲眼
却思花落又茫然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墮
大節獨以寒餓切身之故黽勉從俗懷薰蕕同臭之
懼思欲遠舉自遂翱翔世表而揆之義理或謂非宜
乃作遂性賦推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嗟予生之貌艱今年未老而既衰粲編髮之垂領兮兀
突跨其拄頤遂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徽猷懼年歲

之已迫兮白日涸乎西流惟世道之猶薄兮般總總其
相加抑美球之極摯兮崇頑珉之積瑕鳳凰低催于汙
溼兮燕雀橫驚于蒼冥冉冉披披而胥下兮奄四極而
東傾露纖材以為觀兮蓄汚志而須便苟茫茫其可冀
兮彈溷濁其猶羨予高冠之岌岌兮荷夙訓于明師禪
天質而弗虔兮恐自棄于有司操方矩而入員兮勢扞
格而難親鞭跋駑而不進兮邈鬼條而神騰飾厲人以
自售矣子諒愈修而更醜進與退其皆谷矣子忽茫洋而失

守予遊太行之崔嵬兮挾朦朧而無庸方閨門而脂牽
兮遭洪流之奔凶維堪與之與緼網兮獨昇余以孤虛北
杓翕智兮南箕簸愚卧擗標而屢起兮行鷓鷯而懷傷
漂一身其何慄兮念世德之純剛望金華之紆緇兮蒼
雲湧而上征翼翠萬山而繞雷兮傾千漲而沃楹仙人遺
予以丹節兮敕朱鳥使奔走飛廉挾輶而翱翔兮豐隆
執鞅以先後軼蒼顛而超忽荒兮覲洪造之宏矩挹沆
瀣以徐沫兮檻青飈而遐翥旦彌節予陽谷兮夕予暨

于流涉擷若木之芳藹兮舉碧柰之繁華賜天鼎之精
啜兮給仙駕之副車蒼虬騁而前訶兮白鹿三角巖然
而騰余乘祥風而並帝兮帝矯首而不歡曰道可蹈兮
而不可刊据厥中以自宅兮委羣誕之鮮扁擲成虧于
此景兮獨春容乎自然汝何文肆而質齷兮內行徨而
靡怡忽橫潰而四出兮終不莫其所歸瞰故鄉之草木
兮紛披離而捷臘籬籬穿而不理兮落日汨乎西陌彼
狐兔猶首邱兮余何獨思而違茲長太息以掩涕兮馬

蹠足而不啜魯叟之元德兮惟弦簡之為求楚纍故
而莫徵兮睇章臺而增憂申屠刳木以自悶兮卒皜皜而
完節馬生務近而不浮兮驅羸蹇于下澤茲聖賢之奇
致兮朗道躅其猶白矧余懷之隘陋矣寧不反顧而內
索憶慈母之歡忻兮接羣昆之盍和棲衡門而保靜兮
填鳴瑟而長歌慨旁地之百弓兮觀卉木之天真攬菱
芡之披秀兮翫落蕾之懷新冬網鮮于微波兮夏摘脆
于彎碕釀下之岩甘液兮浙玉山之精靡夜氣之方來

兮屏百慮以鎮之導聰明而適正兮却謀盡而不持瑞
慶以為宅兮廣漠以為庭視衆嘖之淫淫兮予胡孟晉
以超羣悲人生之無幾兮耆纘芥而捐軀涸方剛之英
氣兮昌蕪穢之陋區惟自信而無惑矣常陟降乎明神
諒天性之固然兮何殃慶之足陳

徵立修賦

徵立修之終始兮實惟主滋下人握否泰之冥機兮運
盈虛之逸輪抗紫霄而忽蹶兮潛黃壤而遽申或千秋

而同狀兮或一息而異形褐夫晚酒兮眸子濫而不知
其旨通俠敞茲崇閱兮奇羞遠乎奴史般紛紛其萬變
兮職吾修其謀之叨厥程子于往聖兮曰禍福人其自
求之予冠切雲之顯章兮殘敬義以方且道愈亢而滋
窮兮莽不測其所極時純樸之介姿兮眾謂余其悻驕
柔顏色以接言兮彈膏澤而不韶負欄字之暖日兮受
締綌之淒風脂肪涸而萬物利其莫沾兮固一窮而獨
存昔仲尼之元良兮曾削迹而莫容虎踞尊而雄盼兮

佩青廟之元弓回醜終而彌天兮擬聖車以為擲跖富
斃而綦壽兮絲猥附而龐合蕭縲絀而強死兮葱珩錫
夫腐餘元機餓而枉絕兮委芻豢于猿狙奔利而逢吉
兮蹈道而蒙尤恐前志之不然兮端拜而徵茲元修謂
穹邈其莫覲兮枉日月之盛明將廣裕而難撼兮又奚
用夫雷霆恢幽艷之繫庭兮積忠魂與義魄張壽極之
備福兮叢魄瑣之猥籍予既不能滑稽以改節兮修又
顛而莫測登皇閣而陳詞兮曰予其流辟于裔民皇告

予以吉占矣願少安其勿憂孰有種而無獲兮孰既獻
而靡酌羌未運之方紿矣視恍恍若有亡逮考要其考
詳兮亦何以遁夫玄枵援勁弨以射日兮赤烏曠而莫
逃揮悍鞭以笞社兮眾叢聚而呼號虛近而埋遠兮豈
不足以騁厥志尚爾驅之僥倖兮在裔子猶顛沛桓彝
則以待世兮世雜襲而萬殊要厥終之有類兮夫何怪
于須臾戴厥聲而折困矣負鄙號而恣睢亦一失而一
幸兮在哲士其擇之若骨脰而滋馨兮惡肉澤而踰穢

賢世短而聲長兮愚年引而名厲彼聲利之兩濟兮乃
元氣之所會孰徧得而獲幸兮猶抱恨而慷慨舍一旦
之榮悴兮通往轍而並觀余色康而心怡兮視臭惡猶
肥甘亂曰養性保真復吾性兮體常履正順吾命兮仁
為吾居由義徑兮援古為則今為証兮要不爽厥生孰
歿慶兮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者義也予讀國史至

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憤太息而
當時士大夫因見其事知其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
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
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卓字叔鎮徐
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皆且七世崇極而圮民
風驕敝一日敵人驅數百千人揭竿掉刃而東南十州
望風橫潰乎宰逋捕莫肯少櫻其鋒異時薛邊牧長驅頓
顛折腰抱馬足首馬須臾毋死豈足怪哉叔鎮以區區一
十

士曹毅然當劇賊之衝城破而擒頭血而罵不絕口鄉
在太學憤二聖之當厄上書敵廷自媿王蠋欲以一介
之微感激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殞軀喪元
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勃敵斬渠首次第奏功既而金
師大至以金兵嬰城積攻百五十日糧竭矢窮士死傷
略盡猶慷慨坐堂皇見金帥肆罵敵至不忍聞射殺之
立屍如植不仆予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
訪遺像則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為屋三楹榜

曰大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叔續以恩得官宅
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迫于勢而有所
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全體豈遂不容于一時
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
危果以蹈之無所疑却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食
薄士大夫以委靡之素習避就為深計三子之事可使
之一日少于天下耶顧余安能姑以寓區區之棄庶其
有發而已既序次之又為歌一章俾學者歌之以酬神

其神詩曰

天降戎疾殄我民鴟鷂奮怒豺狼獒掩道過赤鴉蔽陽精

夜羅器鬼火犬塞要津當塗大吏腰纏金撓臙猶顙淚滿膺

嗑喝伊軟語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

披攀狐援甲憑孤城城頽兵折氣益振目光如炬樂燦眾羣

或從辟雍曳長紳欲柱八極遮帝輶有倖倖三子辭轟轟

危立高罵聲吐霆頸血濺天天為昏斷屍峙立不仆傾

神扶鬼挾赫可驚坐朝不與燕不賓士武不踏黃金屏

性忠內發孰使令英風吳氣挺挺曠古今竭來柯山訪厥孫

彷彿毅狀衝沓冥築堂泮宇夏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

魄兮來歸肅泠泠寒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兮企風神

鬚毛磔立心胆森勿俾三子專修名

衢州修羣賢祠記代思成兄

士能以德挺其身死而使人奉嘗之詠思之不忘夫豈

易能哉幸而得之不能聚而多也聚而多不能同出于

一州也三衢古來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山勢盤鬱

溪水清瀉士生于其壤興慕而來遊遂為此邦之人者
前後相望同出于一州既聚而多益自嘉祐治平之間
清獻趙公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治易圖鈞
深以悟學者皆為西安人建突傲擾丞相趙公侍讀范
公諫議馬公自北方徙以來而須江徐先生問道龜山
上饒汪尚書受學橫酒皆集郡下一時風旨淵粹藹然
被子鄉閭靖文寶謨二劉公天以信厚乎實有紀于世
尚書之子詹事聚書萬卷復演而大之三衢遂為道德

之藪他郡莫之敢望而擬也郡故有趙公祠蓋以太史
范公文正司馬公號曰景高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劉
寶謨兩汪公父子祠于郡東超化寺學之所祠惟劉屯
田徐先人生二人而已靖太劉公蓋未之祠也嘉熙二
年正月靖大^文之孫請于郡求附超化之祠太守秘書郎
寶文史公聞而嘆曰浮屠氏儒者所攘顧使羣賢要靈
其間其歆我哉按周禮大司樂掌學政凡有道有德有
死列於瞽宗瞽宗殷學也然則德董其鄉即學而祭之

何浮屠也于是捐錢二十萬有奇廣學之祠延為三楹
奉景高王公超化寺諸公之學司馬公舊已祠于稽古
閣自清獻公以下共若干人既成公與其僚俛而奠焉
像貌一新裸饋以倫恍然若聆廣室之論觀眾星之集
不謂其已遠在數百年之外也文學掾時某諗于眾曰
道教之不明上之所以化俗操民其說曠矣表崇前哲
使徽音淑音延績於後庶有發乎且士隸于學覽編策
所載哲行高德猶必慕愛尺覆思與之齊况其于親出

其鄉明太守又祠而昭之摩厲之資亦近矣出而講父
老之流傳入則瞻儀像之崇植是雖欲不化不可得也
古之善教者靡不務此敘其論撰以傳其心表其宅里
封其隧墓以著其跡矢人心之靈非可襲取而俗好之
溺又難以勢掩之也則亦養其見聞囿之以遠以感其
與善之心庶幾其自趨之而已蓋刑制威脅其事雖捷
不若微感陰誘取之之深也此明太守所為汲汲也世
降逾佚貶仕而得一郡謀計商畫不出貨利之間廩行

帑實則眾以能歸之矣其有汲汲于此者乎是何衢士
之遭也史公鄞人名彌鞏三世相家而被服雅素其利
于學者甚眾作為之碑此故不著云

玉成齋銘為從弟
機作

予從弟機名其齋曰玉成謂余為銘余謂機處約不禦
窮不惟天之懟而因以為得知其屬己者將以成己也
其亦異乎流俗之見矣銘以勗之銘曰
若欲富且貴乎曷薪脂壁疾疾疹所藏邪幅黝珩或以

蓄殃嘗試觀之釣魚之溪版築之場始之明持竿荷鋤
濺泥沒裳其為卑辱亦甚矣一出而際昌厯耿日月之
流光庸詎知竿鋤之為辱乃聽以裕其後而翊其旁然
則稽首受塊僂行乞漿舉天造物而磨礪斷榛百鍊成
鋼蓋功名之吳於是而出實產德之奧鄉令弟秀齡受
學知方掇衿而見原思之肘曾不懟天彼蒼謂庶幾造物
之相成敝一室而自防方將積空之之所增欽肅殺之
所凝以待夫潦水之歸壑屹然取其津梁其果能然乎

則予不敢以殘景之矣

陳師復哀辭

開禧初先君為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
主管睦宗院朝夕從先君遊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
陳君徒和而已然好喜特甚不立私是是非皆取于人
每先君有所為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
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為期之甚深未幾各解
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為將作監主簿果執直有

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
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
如治家積稅滯逋皆馳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
官積亦裕既興學宮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
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藏若此
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為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約囊
萬貨以奉要人舟銜馬員者祖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
已今天子即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承

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
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
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齒年陳
君受之日置膝間背書為樂然望我良厚時語先君此
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偉特為海內所慕而少
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在千里外又
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君塚上之木亦已中柱感念疇
昔涕不能禦因為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忠則武倚奸若敵聞善輟拜摧兩
股粵我先子一見相諧絕違拒曰子願純配我剛毅得
處所譬之酸醎相和成味乃登俎我特髣髴如鹿方茸
雀方吼君獨奇賞捧置兩膝玩且舞別去再紀先子墳
木大中柱我亦顛沈卑踪陋跡翳林莽獨君烜烜勁氣
上拂摩九虎為當宿春訪君嶠南就談塵胡為不仁北
風招邀墮玄塢先友盡矣感傷董董心淚如雨我疑天公
亦若世談隘且窳隆就織邪束縛縛慷慨劇囚虜人亡世

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寔腋不羽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褰開白日清照天下以為興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真公臨邛魏公與集之鄉人徐公蓋暨執事相與為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不幸往往頽落而執事獨巍然孤立為海內之鎮其勢既已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

料其動之必括望望焉而不敢就也夫急症危狀見諸形色者大略可觀矣而倉歧和扁又或掉臂而舍去有志之士戚戚以憂視山度林思欲遐者冥引懼具不可得也恐栗憂忤之間則又聞執事戎冠振佩惠然肯來又為之欣欣以喜以為倉歧和扁肯踐乎吾門我症雖甚急狀雖甚危尚有可藥者乎蓋今一世之去就覩執事以為准不識執事何以處之天下非一夫所能獨運也必將合二下之力心之所樂趨則氣至而力生故欲

舍天下之力必先得天下之心此雖老生陳腐之常談
然而未可忽也議者謹曰吾憂兵之不難財之不裕而
已若是者何足以為當務之急嗚呼獨不思兵財之所
係者乎天下之心作則天下之力生兵固可強也財固
可豐也此亦管子所謂寄政下令如流水之原者也夫
為國之道莫大于審輕重之等古之善治者揆其重而
操之度其輕而縱之操縱之權不失而大小之務畢舉
今之所謂操縱者愚不知其何如也莫重于億萬年之

業也而今也輕之顧重于失目前之利莫重于億萬人
之命也而今也又輕之顧重于失僥倖之欲何其不思
之甚也此三者特其大者耳蓋天下萬物莫不各有輕
重之等內外之勢攻守之宜財貨出入之節君子小人
用舍之分宜操宜縱較然甚明而自端平距今六七年
之間所操無非輕者所縱無非重者是以天下豪傑皆
望風而不服小民戲侮以玩上之令而國勢日卑是無
他故焉誘於苟安謂可支補以俟後之人而已得以幸

免也夫輕者其利常近而重者其利必遠今上自朝廷
下及郡國以至于奔走之小吏朝之籌不計夕夜之課
不謀曉折腐木以支朽壤苟幸瞬息之不傾又何暇擇
遠利而操之乎無怪乎本末之衡決泯泯焚焚而不可
救也故愚謂今日之所急在于作天下之心而又當自
持其操縱之權籌輕籌重輕重之籌審則一出令之頃
聽之者犁然在目而天下之勢固已回矣某少受學于
先子先子之師則東萊先生因東萊得事張朱二先生

陸先生從東萊于鹿澤亦復獲承事于左右而又與先
生潔齋先生為同年進士一時言論風旨深蔚昭朗少
章章得竊其一二不敢自菲欲從事于其間沈思靜索
脅不沾席者三十餘年于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
獨嘗深致意于春秋為書數十卷雖不敢自以為是抑
不可謂不盡其心也嘗欲求正于當世之大儒以信其
說而今所謂大儒者惟在于執事舍是而弗求將焉求
乎頃者所憂症急狀危不暇乎為此是倉岐和扁肯踐

吾門而徒以症狀自委絕其絃而不操則過矣惟執事
上有以格君心之非使天下之勢安固寧謐如少章者
得優游飽食徐吐其所長而薦之文席執事為之是其
是非其非又下有以答學者之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某子執事無一日之雅然師門之舊先人之契亦非率
然而無因也故敢順天下之所全歸而自歸于執事不
復以自獻為羞其平生所為書負不能以卒致獨致其
應事之作凡若干篇試一覽而詳焉

三槐詩集序

博陵邵自元宣子于予為外諸父從之游將三十年矣
始宣子之父南陵君與其弟著齋西園皆好學有大才
兄弟鼎力名一時西園以禮部上一人歷華顯其名特
偉南陵一命為尉以死著齋在太學上舍奏名訖不得
仕三人榮悴不同然長老評其才不敢有所高下也宣
子總髮膝下承命不名他師朝夕肄業性又通悟蓋于
書無所不習讀羣經叢史旁箋雜解異全之說遺文別

集庾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脉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一條析先引傳註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予嘗以語滕侍郎仁伯仁伯日記問疑有種曩余帥事南陵一日同飯五六人或有疑其辨者南陵誦雜壓不遺一字辭習若流今宣子復善記若是真乃子也宣子既嗜書故人投其嗜寄遺必以書家雖貧藏書萬餘率手自校校

未勾墨一壑若繪畫予自省事交鄉里豪傑游太學同舍即幾十人其博習可敬畏如宣子殆一二數而已宣子生平撰著叢稿山委詩易皆有解春秋雜記尤多余嘗傳其地里書一卷考索本末郭景純酈道元不能過也西園晚喜為詩故宣子少亦能詩吟就輒為人持去不復省錄年四十有三惜其散逸始為薄錄傳之斷自辛未之春迨今辛丑三十年間在紙墨間二千六百篇然宣子少作尤工流麗有思度又十餘篇盡逸不存甚

可惜也古稱窮通有命不特其身至文字之傳類亦有命存焉予觀隋唐以來至今詩人別集之傳不必皆有宣子之能至或平凡已甚猶巨編大刻家有其書宣子負能而窮吾未保其必傳也夫少則易挾易挾則傳宣子之作十倍風雅抄者疲手腕攜者累篋笥未保其必傳又可以多累之乎余不自揆輒惻其繁密取其精邃者得八百篇手錄為十卷以行于世然亦多矣淵明康樂篇僅可八十要與日月爭光不但汗牛充棟而已宣子所尊事者路帶德章輩豐葉正則呂喬年兄弟遊江西熟驪塘危稹諸賢稍零落宣子年亦七十有三目昏鬢禿枯槁蕭然矣予自十餘歲即以文藝為宣子賞異更唱迭酬尚班其見集中刪叙之責非余其誰既序次當以寄衢人鄭伯光使刊之若其經解雜文余不敢專宣子之友尚多必有能次之者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太守王會龍作

淳熙間廣漢張先生為桐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為

之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為
賓主其風流餘韻藹然被于溪山之間雖時移世改薄
物細故侵蝕已俊沒而士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
此其豐恩遠德殆宜其尸共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達神
靈散逸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為尹
子于茲迺即郡學之西塾間屋四楹為龕以奉之既成躬
率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徘徊咨嘆內顧自
飭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洋洋如也會龍切惟三

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
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私講
之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
出至于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
開闡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于
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始入學于是學校
為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為理義之數析為二岐夫
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刺哉

世故推移世賢閔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
為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曰之滔滔汨
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于私講之師是將置
造士之法于度好而登進選擢故為弁以溺天下也今
天下之士舉祗若帷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考試之
丈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為之蓋亦出於禮義
之遺故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于得失之
外因課試之文以講奧析微則兩先生教尚有可得而

考者何至安于不可回之勢而自尼至此嚴雖隘陋其
尺寸之地尚亦有之而揭度安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
意誠不欲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
求于學校之外也嚴土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
凡食于學校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
覩觀其像如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榮然不疑則理義
庶乎其全矣于以求先生之教尊夫子之學使世所攸
立不徒在于私講之師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經

始于某年之某日成于某年之某日

書王木叔秘監文集後

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老翕然從之叔祖
鑄壽卿銀長卿實為之領袖而壽卿與先生同為癸未
進士先生蓋兄視之而視長卿若弟伯父澣于雲涇仲
淵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是時四方來
學者常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學行又冠諸廊尤與吾
宗人厚善子雲築室扁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

皆蔽牛每休日則永嘉人憬集缺

葉公正則始介陳

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錢公缺

徐公居厚

最後來而劉公茂實蔣公行可陳公順剛則又往來其
間薛公士龍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遊學古從容竟
日欲去尚日顧不忍舍發吾宗人是時皆饒于財夙戒
世義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其鄉音
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啖太平溫產也秘書少監王公
乾道進士于時相先達始仕為義烏尉獨識壽卿于先

生坐上先人時尚未第其後教授臨安乃始識公一見
遂如舊交日與王元后張伯廣詣直舍索談至引日連
宵不少倦視葉戴錢徐又親矣先人在宗人中獨後死
又嘗為大富監官所友永嘉之士殆百餘人案上竿牘
永嘉蓋十八九先人亦自言每聞人作溫語即喜就之
以宿契使然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不唯
吾宗人之哀而先友亦往往凋墜每思一時良聚未嘗
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洒掃奉几杖從事于其間也

揭來南康負起無惊而王君德適來為理掾閱其世緒
寶秘監公家孫與之處數月文辨而華學博而審望而
知其不凡嘗促膝深語喟然嘆曰吾家其未卒衰乎今
日反永嘉之人矣昔先生嘗以紫微公結友江西以見
江西書札為興起之候吾于永嘉亦先生之江西也王
君出秘監文集十六卷予書其後集中班班盡友先且
讀且泣不覺已終其卷敬書卷後若秘監公清文奧學
奇節茂行有葉公之銘不復贅書獨書其聞于先人者

云寶祐四年九月晦日

敬鄉錄卷十一

敬鄉錄

卷十二

元 吳師道 撰

東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為南劍州
學教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拙堂於濂溪祠側歷
仕州縣皆有治績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
治通鑑集義八十卷呂忠公誌墓子謙之恭之益之
觀之有之渙之節之

王益之字行父淳熙丁未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源五十卷西山真公讀書之記屢引其端

職源序

頃予尉分水縣介居山間官事簡寡簿職併尉尉雖不兼丞實行文書事邑小不具官余意自昔爾也一日余坐古剎堂皇上仰而望之丞署名其間徐而驗之蓋政和月日也訪諸左右丞置於何時始謝不知歸而問邑之老於習事者復謝不知邑人則陋矣然居官者亦復

不知豈不重有愧於邑人歟退而考知其故天聖中京邑始置承熙寧行免役等法壯縣亦置丞崇寧修熙豐之政雖小邑悉置丞茲邑之有丞惟此時為然建炎省冗職縣非萬戶以上丞亦從此罷矣平素不深考居一官則愧一官正恐異時所愧者不獨丞而已會予憂居屏謝外事緡閱故編因欲略識今日置官本末涉獵廣博懼非諛聞單見所能任諸同志贊予決者什九藉予書者什五願合力以著其成者什三於是往時未見之

書靡不畢集而新靜江校官徐君清伯新九江郡幕官
君仲文新瑞昌簿正倪君秀叔相與分任其事中甫弟
又從旁掇拾以為之助區分彙聚越半歲而成凡前代
創置國家沿襲元豐正名中興併省題其要而實篇端
官之故實職之典掌前賢遺迹先朝訓辭復取其雅馴
以次列焉間有一事而諸書不同兼而存之官之冗散
諸書不具者立其目而闕其辭總三百六十門為五十
卷名曰職源庶他日官仕一開卷之頃可以知其概前
賢風節爛然在目反而求之已所未能者蓋加勉焉是
書不無助也豈但一洗疇曩之愧而止哉始余用意不
過錄之篋笥以備遺忘非敢示陋於人然君子用力之
勤屬意之遠非潔潔自挾以幸人之不知者此不可不
傳不當以予兄弟之陋而併廢也清伯名澄仲文名質
秀叔名瑀中甫弟觀也

王謙之字吉甫淳熙甲辰進士

王象之字肖父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識著輿地紀

勝

輿地紀勝序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志輿地有記或圖兩^析之山河或記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折^析同異考山川之形勢指南北之離合資游談而誇辨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于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

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吾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疎疎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萃每郡自為一編以郡之沿革見之篇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

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
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
所為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
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
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為贅也或也
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
傑之氣以為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效子長之遊而
後始學其為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

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
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
趣其迹雖不同然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議者而問之
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序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少從呂成公
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初仕時方禁道學為考試
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足華貴又不以登權門沮年
垂六十始脫選權臣又沮之端化始以藉田今出守

盱眙除江東提點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親故
不得免人為國子祭酒遷貳卿文昌兼祭酒悉凡四
歲理宗即位以工部尚書為端明學士同知院事紹
定改元參知政事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
德用進女事以正備嬪御世多稱之自辛巳還朝累
歲丐歸已而得請端平初詔下六七不能強後卒諡
端獻盤室其自號也有奏議雜著詩文二十四卷杜
範狀其行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景贈太師信國

公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弱冠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
為嚴州比較務受知張宣公不喜作縣故從宦迂迴
終于沅倅公潛心經籍學成行尊諸生中獨以大任
期喬行簡卒如其言著尚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隨
釋類編春秋左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今陳大
猷書集傳所引馬氏即其人號茂陵先生縣為立思
賢坊以尊慕之

孫光祖字華父初以公致仕恩入官寶慶三年中進士第屢更外任後比司農卿總領淮西兵馬財賦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安撫臨安作帥紹興專治浩繁彈壓權貴風績凜然留守建康前後三至威惠並行百廢修舉邊鄙又安敵人敬憚除觀文殿學士參知政事終同知樞密院事以卒宋季能臣也自號裕齋至今父老能談其政及書判可喜事云

祝馬將軍廟行竹枝詞

呂渭孫字希祖婺州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為殿前司統領官薛象先宣撫京湖用為本司神勇統制神勇軍者創此號使募忠義人為之象先悉帳前兵千人授之渭孫將行坐教場立紅白二幟於庭下謂衆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人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行者立白旂下立紅旂下者僅四百人渭孫即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入

民家擊碎二釜者渭孫答殺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
犯遂募士得四千人敵兵將入象先使守樊城敵至
擊之文小却都統制趙某召使還襄陽不來當斷浮
梁樊城無梁渭孫知不可駐遂還時副都統魏友諒
戰於神馬坡為敵所圍而遁有得其印而還襄陽者
渭孫受之白於宣司言友諒存亡未可知且貽書乞
假以名位象先即檄渭孫權神武軍副都統未發參
謀官陳益之至曰呂希祖方銳意立功豈可不少假借

即更檄以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未受命而
友諒歸渭孫往見友諒友諒疑其圖已伏其壻戶內
躍出殺之誣渭孫欲殺已申宣司後有密旨命象先
體究象先畏懦不敢問其究竟不白出朝野雜記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

八詠樓賦序

余鄉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為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
沈隱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題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

者去冬友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
之今春自嚴瀨來辱在同舍一見如故相識握手登樓
語及正則之賦薄暮罷歸夜半有扣門者余曰必有異
亟取火來發緘而視後賦也衮衮數百語正聲迭奏雅
什更和讀之如凭乎樓之闌而不知吾身之在陋室也
昔左太冲之賦三都也移家於京師訪事於張載積思
十年而成文又得皇甫謐劉逵衛瓘之徒從而序釋之
遂貴洛陽之紙陸機負一時重名懷欲懷而筆竟輟余

獨何人改自比乎大陸耶然崇之賦於半夜之頃不遲
於十年之久也貫通胸中洒落紙上而又奚問事于他
人也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膾炙非
假謚輩為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之擇乎山川
而不知山川之擇乎人知煙雲風景出沒乎山川者之
可觀而不知石上之八章自高識遠見者觀之殆類乎
簸糠者之眯目也故願與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湮沒
隱侯居是時卉春稼秋往往得意瞻文辭之器識工於

四聲八病之別而三經九法之大者置而不用懷中之
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奕棋而已之眷
眷乎台司也則認為我有而不能頃刻忘嗚呼是何不
少概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為八詠以自
陶寫解佩被褐之號不誣也顧以是名樓辱矣夫并辱
株陵泉貪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
之士將必有洗濯而剔決之者二君子之作無乃有意
於斯乎然予又有所謂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己匪易等

臯夔儕稷契人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
明而用心剛行矣著而習矣察是以涵養其心於平昔
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得時得位而立乎人之本朝
會乎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衝則如干將莫齊之擊
割愈試而愈利是以二君子之所素講明者余是邦氓
也放懷而登盡興而旋風清月白乘乎山川之不暇而
奚暇乎其他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

古為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故愚不敢以入錄
中而具載默成東萊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
蓋以此也唐與正淳熙中嘗別為八詠冠以序稱休
文之美而謂後人引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為才名
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如此而與正獨反之其人竟
何如哉

敬鄉錄卷十二

敬鄉錄

卷十三

元 吳師道 撰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紹興癸丑進士第六人嘉定
初召試館職屢典藩郡以國子司業召端平末拜右
丞相等拜特進左丞相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以老
力請謝事加少師建鄉節還第明年薨年八十有六
諡文忠人稱之曰孔山先生因其所居山也在相位

無赫赫功其鄉人孫德之嘗謂其巨人長德平心宰
物夷險一節善類以為宗主者得之矣

奏請諡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
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
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諡或錄其子孫而並
時奮興其才學實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
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

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
務酌古理今其說益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
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為文號
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
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
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
之故為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
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為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

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大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死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胄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死及侂胄益橫以罪誅滅人周恨曲突徙薪之謀不早用也臣竊為亮與祖儉之學皆有遺文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

宗以修藝祖法度為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雙言售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于後先尤不可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熖薰灼之時首建抑絕之義其視東都名節諸賢亦為無嫌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于婺臣少長接聞取為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見于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于後學况二臣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

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照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諡又淳熙勅勲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以官品特與命諡若亮與祖儉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諡臣愚欲望聖慈二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諡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通諸經尤精周禮從呂成

公學紹熙元年廷對極言小人倡道學之名以禍君子非國家福末言今日之事莫大於復仇天子覽之嘉歎擢第三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光宗以疾久不覲省貽書樞密趙汝愚言之除國子錄乃與學官兵奏凡再上復自以書諫焉寧宗即位上封事陳時事數千言慶元初除太學博士韓侂胄用事求出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權發遣邵武軍趙丞相既逐侂胄恨封事有取詆斥誣以罪罷嘉泰初赴闕人勸必辨廷

對語自明不聽蘇師旦白侂胄欲害之亦不為動丁
父憂開禧復除秘書郎度支郎官為陳相陳自強取
所惡不肯往見侂胄時議用兵極諫其不可不報復
以補外去師旦敗有閱其家賓籍者獨無公及魏了
翁名召還朝嘉定以來厯除郎官史館事有不敢爭
者往往出位爭之除國子祭國不兩應詔言宜令史
彌遠終孝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歸奏弭盜等事秘
書監養奏人才御將帥又採時政為書言甚剴切兼

太子右諭德每正講直諫自以言事屢忤貴近丐祠
且言于東宮東宮力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
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獨
自愛他日尤當正始者修其身而已出知嘉興風績
彌著改日慶元府未幾致仕歸踰年卒于家嘗作日
錄自序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即不可
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不下則
不為小人之歸矣自號渾天居士取陳無已詩語婁

公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真文忠謂其所言有汲長儒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有文集議春秋臆說通鑑釋標釋標者釋成公所標也僅至漢止後諡忠簡子楚

王楚字文初以父蔭補官嘉定二十二年領漕薦明第登進士第仕潭時真文忠為帥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真公欲授以詞學曰所為學于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真公益器重焉

為作潛齋記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替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平之是後登朝徧歷清顯在外典大郡建籬閫言論風績皆可稱記其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也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公言者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並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副都丞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上然之令密院札下三閩諭旨嘉熙改元輸

對採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公仁明武推其說復草兩札推廣前所言八事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上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引真公告寧宗為比史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公謂事有不可不言者嘉定初彌遠起復忠簡上封事乞聽丞相終喪時六月不雨忠簡以漢法災異策免為况今秋冬之交雷電並作災有其焉父既陳之于嘉定子獨不可告之于淳祐忠孝之道無乃闕乎上疏備言之

後又以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為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副切鑿鑿可行其為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船守險備且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繼有他除時以米不便就湖口縣造輪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兼都大提舉浙江兵般江面幾千里調兵守隘悉力捍禦以守江尤重于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

調發專一守江置浙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
江上下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以指麾
之是冬北兵擾揚子橋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
而退淳祐末除松江制置使江東安便節制無為和州
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營留守時察罕部衆渦口渡
淮掠金剛臺蹂蘄黃命徐明等將出皖城既捷復薄
之于淝水之南貽敗之於是巡江引水軍大閱軸轡
相銜幾三十里經歷故都舊邑山川險阨考求故迹

驅馬憑高遠覽慨然又以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
修飾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家衝
萬艘兩年在建江上晏然寶祐二年除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封吳郡開國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
之以學士領洞霄宮祠歸優游山水間景定初薨贈
七官位特進公既因真公知朱子之學凡其門人高
弟必加禮敬之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朱子以真公
配為侍讀請問大學衍義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工詩

二藁若干卷書法祖率更作大字尤清勁可愛云右
二篇皆括其家傳節略

鄭氏館中書事

元石

今年移硯席又上白雲邊夜氣清於水春愁薄似烟庭
前松已腦門外柳應綿尤喜安床處更深無杜鵑

潘氏由括蒼徙金華諱宗回者始以儒學起家仕至
左朝奉大夫晚得復州未上卒壽昌縣丞宗說者宗
回兄弟也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二人子也一諱好

謙字伯益子景連夔景達一諱好古字伯御一字敏
修子景珪景參景憲景愈景泌景良也景珪仕至中
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勅令所刪修官臨安少
景憲字叔度由大學登進士第與呂成公同年調荆
門軍教授不行後充太平州教授晚以子自覺字身
甫呂成公為作字辭者試禮部選請致仕改承事郎
卒景愈字叔昌登進士第仕至安慶教授景良成公
壻也景憲景愈皆學於呂公之門而朱子往還問道

甚密景憲嘗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朱子為記朱子
長子塾留婺從呂公游景憲以女妻之朱子嘗書有
宋吉士潘伯御墓及銘景憲墓云潘自牧者字牧之
景憲子慶元丙辰進士為福州教授時著記纂淵海
若干卷今行于世嘗為潭州分司糧料院太平縣常

山縣令

陳大猷字闕東陽人紹定己丑進士著書集傳採輯
羣言附以己意李文清公宗勉為序由從仕郎兩浙

轉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問宋季其說盛行云
傅寅字同叔號杏溪義烏人水心葉公誌東陽吳蔡
墓稱吳氏父子興於學父文煥知能知徐力能致唐
蔡能厚於傅樂成其名徐謂畸叔範唐謂仲友與正
傅即同叔也又云同叔蔡之外弟精通右書特有隱
趣吳嚴奉如師遜愛如法多出資用經理其家相與
終身不失尺寸云同叔所著有羣書百考章如愚後
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考索盛行而百考鮮有讀者

矣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初丙辰進士仕至國博
官講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為卓約二十卷便於
舉子業者

潘墀金華人嘗為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
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者為論語語類號介軒

缺

奉行公田

王萬字處一居義烏之鳳林與城中王氏通譜早游

江淮理宗為諫官以言史氏事忤旨出省為太常少
卿尋補外上雖以史氏故出萬然以其亢直無所阿
撓居常思之會侍御史闕宰相進擬數人皆不可上
意上曰王萬真其選也聞其已卒嗟惜久之因降手
詔有云王萬立朝蹇諤有古遺直為郡廉平有古遺
愛且其家貧母老朕甚念之賜官楮五百千平江府
撥田五百以贍其家仍命太常議諡於是贈秘閣修
撰諡忠惠有文集若干卷子臬緣父恩亦仕至大府

寺丞

敬鄉錄卷十三

敬鄉錄

卷十四

元 吳師道 撰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門人鄉薦第一成公與學者書云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為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後入太學舍選第一慶元初釋褐為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陴浚隍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真文忠公為作記十

四年金人侵邊一日破五關遂自關入踐躡蘄時公
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
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
募死士迎擊十里外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池陽合肥
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擁兵境上遷延不進攻
益急公又調兵殺其二將夜出劫其寨而還敵始憚
之會黃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公激勵
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之公付州印於

虞兵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毋辱
即帥兵巷戰自子至寅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
左右略盡引劍自刎時年七十餘妻許氏及子婦若
孫皆赴水死自城守陷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
七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
蘄陽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皆褒贈有差獨
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同時死者通判秦鉅教授
阮希甫軍事判官趙與標知蘄春縣林概祭主簿甯時

鳳領統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並真公墓義宋知縣
事陳仲垓亦立廟于縣治之西歲以死事之日致祭
之宋寧宗紀書金陷蘄黃事云何大節棄城遁誠之
死之當時士大夫記此者羅大經云蘄黃相繼陷茂
欽果決全節立可遲懦敗事立可大節字也時少章
云黃守懦甚逆戰境上敗死其庶官空其城以逃按
劉克莊答傅諫議伯成書云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
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為敵騎擁入

大江死於赤壁磯下建安見陸通判石孝淳狀而逃死
吏民無以遁辨之言甚詳又有聞二守臣訃詩云初聞
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敵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
王元未識真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
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
鬚傳聞死尚握州符戰場便可營雙廟太學今方出
二儒史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疇昔
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疑許遠之句為何發也劉

又云茂欽死守孤城或咎其不知變坑陷生靈者蓋
當時煩言如此何公死事惟劉公所辨明白可以正
史氏之誣二詩亦佳故附著于此以見其實大節太
平州人慶元丙辰進士也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早從學於東萊門人
葉邦子應後登朱子之門其官序學行並見諡議

賜諡勅命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批下太常寺狀
淮省禮部交本寺狀抗等待罪奉常稽諸縉紳之論金
謂故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祐神觀兼侍讀寶謨
閣侍制致仕徐僑資稟清勁氣節委特十遜侍卿九辭
次對垂文固辭郊恩皆得請而後已本寺所合照近降
指揮檢舉申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照近來黃幹李燔
劉宰例下本寺為徐僑議諡其于風化實非小補

諡議

竊謂宋文公朱子發揮聖傳開闡後學辨析于毫分之

異究極于底蘊之微者凡以使人精體實踐由此身而
達之閨門鄉黨推之於天下國家而非徒口耳誦習之
之謂也善乎侍讀徐公僑之言也比年以來晦菴先生
之書滿天下家藏人誦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
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嗚呼若徐公者
可謂得其所言者歟公主上饒簿時請學于朱先生
之門首言不可直以人心為人欲即為先生首肯謂勉
齋黃公曰崇文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意趣又謂趙

戶曹曰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游又嘗答書曰日用工
夫已得之勿令間斷且命以毅名齋自是所造益深所
養益固今觀門人相與次公家傳規模正大而梯級甚
明綱領提挈而節目不遺則公之學可見矣今考公平
生踐履次第燕居獨處如對神明者公之修身也承志
婉愉居喪哀毀者公之事親也男女以正長幼有序者
公之居家也小夫野人事有慊於心必曰提舉得無聞
之乎州縣長吏政有慊于心必曰毅齋得無知乎則公

之居鄉也又以涖官立朝觀之自初仕不肯輕受部刺
史薦為郡幕以詳刑使者待以敵已禮提舉江東常平
茶鹽上便民事極言貪吏債帥而願明詔大臣以正己
之道正入憂家之慮憂國此嘉定十二年也時宰怒嗾
言者罷公越六年從臣有自為公請祠者始主管華州
雲臺觀公迄不受祿約定二年遂告老再謝乃得請環
堵之室怡然樂道蓋已忘情軒冕矣一旦上親政碩儒
宿望弓旌四出遂詔公落致仕提點江東刑獄未幾除

秘書少監又未幾除太常少卿且諭旨趣觀公首奏以
正心為本知人為急謂舉天下之民皆瘠由天下之官
皆墨也凡數千言上為竦聽在講帷以經傳所載反愛
之言反覆開導上用是復濟邸王爵請廢王安石從祀
而祠周程張朱五先生欲以忠定趙公侑食茂陵上皆
如其請每與上從容講濂洛之學剖析理欲因致勸懲
且著讀易記以進上褒嘉再三常置御几間斯可謂君
臣之盛矣會金使至公以無國書恐失大體宜館之于

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遂力乞休致章十上
上諭留甚勤未幾除工部侍郎丐去益力章六上遂命
以內祠侍讀公輒辭不已宣命親諭乃勉就職如論並
相各私其私如乞召崔公與之開督府如保全故相相
臣子復起議和之師創建邸第家廟皆隨事掾正頃之
以病申前請辭益苦上意惻然始以寶謨閣待制奉外
祠公猶力辭次對思終于不受而止嗚呼士大夫厚貌
深情苟以欺世取名者方其平居猶可強自矯飾名利
在前小可慕悅則起而奪之矣公凜然一節自守弗渝
遜寵辭榮萬乘不能強而留海識與不識聞公之風皆
心誠服之非精體實踐卓然不負其師之學疇能然哉
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公講明正學卓
為宗師可不謂文乎操持大節不愛好官可不謂清乎
請以文清為諡謹議

覆

從來人生之最重者道而道之收拾人心者在知與守

士君子以知道為難知之矣守尤難是故非明無以知
非剛無以守人必無私也然後明必無欲也然後剛無
私則此心不為外物所掩而知之的無欲則此心不為
物外物所屈而守之固是君子之難能也謹具以覆具
濂洛
風雅

偶書二絕

有源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
往古來今感應中

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閒要知天地生成妙
只在陰陽進退間

克齋銘

天地于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沈天理之微人
欲之熾率理若登從欲如墜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
敢蹈鐵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風靡我其克之責育莫
施其殆庶乎顏氏如愚千萬人敵勇匪曾養敬以為帥
智以立幟禮陣堂堂無奇無為人蟻伏辜天君止位

四訓

每論讀語竊見夫子所以誨人不倦而於深防者有五因約輯而為四訓奉以自做焉

不講是憂

則憂

悅此則習

則悅

自謂不厭猶恐其失十

五始志逮矩不踰十室忠信好不我如我非生知敏以求之發憤忘食老知不至終夜不寐以思無益於我何有要在默識易加數年無大過焉女何不為可興者詩君子就道無求安飽篤信守善隨道隱見三年不易匪

志於穀寡尤寡悔奚俟干祿六蔽有言務不是力好仁好信終墮愚賊入孝出悌文乃有餘賊人之子惡置讀書不思則罔不重奚固愛人以道為己乃古子以四教多識一貫謀道不憂約禮弗畔毋怠而寢莫省所誨毋悅而畫自安于退遷怒貳過不萌于微未聞好者有焉其誰博無成名曷從庶幾進而不止惟顏是希

右訓學

好無以尚安與利異其遠乎哉我欲斯至終食無違造

次于是立人達人欲不徇己能好能惡占其為矣一日
用力未見不足加我加人誰能無欲巧言令色有之則
鮮剛毅木訥近之則漸小人未有君子不憂勇則可必
生其弗求苟志無惡過可知先難後獲能行是為靜而
樂山無加其身動而出門如見大賓己所不欲于人勿
施其在邦家夫誰怨之參敬而忠行此三者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吾則豈敢若是與聖子
所罕言謂不可偏克己之偏復禮之全視聽言動罔或

有愆由人乎哉天下歸焉三月不違心存者天其庶矣
乎亞聖大賢

右訓仁

巧則鮮仁知難宜訥恥于過行惟訥欺敏有德必有就
道必謹聖人示教曾無爾隱賜不受命億惟善辭野哉
由也誨女知之信始觀今子予何誅舍欲為辭求非吾
徒詩書執禮先行後從性與天道樂在其中審於答問
與點是偃考之德行騫中雍然默而識之予欲無焉時

行物坐何哉者天斯道之傳得之寡矣回也如愚參乎
曰唯

右訓言

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人而無信又烏可焉見賓承祭每
事必然車無輓軌寸步莫前犬馬能養孝何以別兵食
可去民無不立親諫不違謹有餘力國以是道君事後
食兼是二者言行無愧豈但州里蠻貊行矣立參于前
輿倚于衡隨所見焉則著則明為仁大方循道坦履君

子一之曰誠而已

右訓敬信

陳韡字子華福州長樂人父孔碩北山先生朱子高
弟也北山嘗任婺戶曹韡生于解舍初郡有玉蟾大
王廟在子城上時見白玉蟾形大小不常感靈甚屬
韡生時見玉蟾入其室實異氣所感也性英果有威
略年未三十出奇破淮東寇紹定中為福建招捕使
平汀邵劍三州盜屢開閩督兵終樞密使諡忠肅亦

名臣也韓嘗以征殺所得婦人乳頭糟以食遠饋其親北山食之甘初不知也後更索之無以應詰其故遂以實告北山驚惋得心疾藥物不能療其友人問疾公語之故友曰子事朱先生幾何年矣乃不能自愈此疾耶公問之則曰誦程子四箴足矣于是日誦不輟月餘脫然復韓之殘忍蓋有自來臨終誦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句而逝此事雖近怪屢聞諸前輩蓋有所授云

孫道子後避賈似道名改德之字闕

東陽人自號

東白蓋縣之山名登闕

進士似道父涉客也

博學善文章以涉故亦頗倨視似道仕止秘書監丞有文集若干卷讀大事記未見

諸暨接待院記

佛入中國千三百載其教日盛梵宮緇廬所在充斥諸暨越之支邑而寺額隸祠曹者六十四他可概已觀音院居縣北七十里興創竟後僧如端介予友胡君普來

請記于聞釋氏之祖有為石室者每度人輒置籌其中積久不勝記若寺不勝記不幾乎室中之籌乎雖然不可不記也初胡氏子幼能持素出家誦法華經如流水人稱之如昔言法華云慶元初謁鄞縣田主簿一德自言生無益于世覬隨願力作利濟事兵厨水通浣溪犬牙三邑杭城往來者道焉而故無接待得地數弓當結廬治供以便去來田善之法華不愛膚體披攘經營以開禧初得度名法通聞郡僧慧雲世盧氏之術乃禮其

嗣道祺師迎之共職補治歷二十年稍具而法華寂臨終口緣事猶弗置紹定改元慧雲得請徙故院額道祺繼創門闥鐘樓略稱事矣妙端法華之弟子也醫所入夥滋欲治具故而大之會田縣丞宋卿首捐金他助者亦至斧斤不絕聲又二十年始續于成自大殿經藏西方閣像設以及堂奧廡序庫帑浴溷深穩周備而又殖產為永遠計噫何其能也周官羈旅有委積道路有館侯此王者之大政也至漢猶設陌里亭侯後世置不論

顧異教得竊拾其遺意以私惠其徒而其人又多行足以動衆材足以辦事堅忍強力必于成而後已則其教雖欲不盛得乎仁宗朝撫之可棲以醫立菜園院曾子固謂之用力之勤刻意之專故所為無不如志深歎世儒不能建必世百年之功則彼之盛由此之衰其所感發深矣嗟夫棲特十年耳未知慧雲子傳孫孫傳子綿歷五十年之遠也以儒者之時計之則仁可洽禮樂可興奈何其不能然哉予之不可不記以是夫

顯慶寺林泉記

旌德顯慶寺嵌天小陵嶺間面二高峰而龍井之水橫貫以入于湖信士壤也寺後大石巔眉蒼然雲逗粲然星離筋脈奇瘦如覩夔源竅穴玲瓏如鑿混沌環行卒愕疑欲搏噬其勝絕尤在右腋方池湛湛舊有亭翼然主僧智印以其與鄉林冷泉鼎峙更扁曰林泉蓋合二者而言之也講課餘閒拄頤眺望意造物之無盡藏必有如隋珠和璧之不露者集數客佩耒鋤決疏沮洳別

決堪岩澗谷透邃俄若異境蔽虧往復疑于無窮意甚
樂之覓竹引泉激流過顙又數十舉武亭于岩上取無
心由岫之義名以靜雲稍東漫壠坡陀龍鼻注水歎亂
幽竇上蔭老水小徑斗析西向著亭取煙光凝而暮山
紫之句名以凝紫羣岡擁護萬壑干霄而層巒疊嶺無
不合奇轉勢自獻于几席之下矣靈苗異卉莫可名狀
禽聲上下與鐘梵答大非人間世也一日印以書緘圖
示予請記其勝予曰師主于教者也教主于學者也山
之登峯造極非師之講貫乎泉之窮源究非本師之探
索乎升高而明敞遠望而通達非師之屏除障闔乎信
如是則可游乎物之表矣師曰然乃筆授刊之岩上

岷縣平糴倉記

東陽何侯泣剡之數月立倉平糴踰兩年而就其民樂
而歌舞之相與走邑西鄰境請某記其事某惟魏之平
糴接手春秋之末最得古意漢常平隋義倉不能外也
國朝熙豐之大臣建置倉法吏不堪其嚴始苟偷以逃

責扁閉廩層遞相付受不敢訾省脫遇賑發往往多腐
為飛埃惠不下究茲平糴之所以不可不講歟刻居千
岩萬壑中田少食難類多取給于舟泛溪流滲溢至或
不時則負郭之氓盼盼然無所得食茲平糴之所以尤
不可後歟侯下車之初民以饑告首捐公帑督市僧負
販一時藉以少紓久則無策于是平糴之義起焉樽節
浮費得緡錢為萬者三以時而出之糴時而出之視其
糴之直無所取盈歲增月益通至十萬緡巧視縣治之

南為堂三間扁曰存受兩廡倍之即以為殿標以春頒
而秋歛之之號門墉有嚴池屋咸具費若干緡而民不
知役亦可謂難矣已侯又惟倉有耗有費取廢寺若豪
民欺隱官田地充之以其羨置曰或以濟窮乏之不能
糴者出納之事盡委之鄉之寓公善士吏不得一操乎
條疏密而防慮疏密遠矧何韋歟道子嘗謂天下事無_{不可}
為特患士大夫不以為家之心為國爾侯所節費用多
例所入一切屏去說重力難以就茲緒殆不啻如其家

之為先是學宮摧圮棟椽梁柱岌岌如坐漏舟中侯悉力整治然後堅好如新成日會弟子員聘請上庠名流迪以義理之學侯亦間至據案抗聲行析大義士皆蘇醒起立嗟乎平糴以養民興學以養士養民政也養士則知教矣侯造朝有日由是以致其用其設施詎止如今所覩哉侯名夢祥字視履名父之子道子居同里知之詳故備書之以塞刻民之望且以慰其去後之思云
寶祐三年記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為己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初北山所著少而有諸事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于燼火傳抄者僅存導江張須魯齋門人以其道顯于北方吾里金履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于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

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
文皆闕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
雅中諸詩具文亦各採數篇不能悉錄而行以狀壙
誌誥詞祭文之屬附于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
不復詳敘云

暮春感興

春日閒居

春晚郊行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寬兒輩

上五詩俱載濂洛風雅茲不錄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

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舍

是則無以為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

根源也在易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

推卦畫自然之象攷箸策自然之變作為卜筮以告夫

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云

爾至文王之係彖周公之係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

密然又不過即卦象之所值而依卜筮為訓俾之觀變
玩占趨吉避凶以為處已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
正而已文俱見北山發揮此不詳錄

魯齋箴 潛夫井銘 北山先生行狀

楊侍郎文仲請贈 二先生劄子

特補迪功郎特添差婺州文學教授兼麗澤書院

山長誥

依前迪功郎特授史館校勘誥

崇政殿說書降詔

特諡文定誥 金履祥祭北山何先生文

魯齋王先生

三君子贊為金吉父書 愛日齋箴為族孫樸作 秋蘭辭

知立齋踏月歌 老菊次時所性韻

題定武蘭亭副本 漁舟晚唱

風雲掩靄 野渡 山居已上四首 八詠樓

屈平 張子房 武侯像 羊叔子

與何無適宿山寺 陶淵明 元夕獨坐

題愚齋梅軸 蘭亭記 新火次韻 已上俱濂洛風雅所載茲

不具呂太后像贊 武后像贊 周子太極圖說衍

義序 六義字原序 正始音序 書附傳序

魯經章句序 魯齋記 魯齋先生壙誌 葉由庚作

魯齋先生文集日後題 通齋作 祭魯齋先生文又率

諸生祭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 俱仁山作

葉由庚字成父夔漕諱秦之子以口吃不受世賞從

毅齋徐文清公游稱其靜愿無他好講學有所得與

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往來尤密故北山之卒也

魯齋為之狀其行魯齋之作成父為之誌其壙嘗謂

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為四八以至於六十四

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如此生生

無窮皆天地本然之數河圖止于四象以為水火木

金即其中以為土說到五行上實各有其義不必將

先天圖立並參較也又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一向為言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識者以為名言

王品字剛仲號立齋魯齋先生之從子幼從劉撝堂炎學卒業于北山何先生有詩集若干卷

夜對梅花示彥恭姪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平生相藉慰風期無近遠今夕共短檠與子興不淺

其二

羈旅閱世紛坐念百憂集共子時劇談滿懷冰雪激儀型雖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對忘憂歲寒端有益

道士舒道紀 晚唐人

赤松子廟

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

浩然觀

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笑聲出月明松影寒絳霞封藥竈碧竇澱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碁未殘

此赤松道士舒道紀晚唐人僧貫休集中屢有與舒道士詩又悼其下世云仙廟詩難繼注云師題松子廟兄弟神仙一聯人皆服之自今觀之終篇精絕古今題此者殆無以過也浩然觀在蘭谿郭東一里許唐所建玄元祠壇有丹井舊名靈瑞宋治平中改今名此題蓋後人易之也語意亦佳二

詩外他無傳然豈在多乎哉皇初平自號赤松子見神仙傳與神農時為兩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張子房欲從之游者各為一人郡志既括神仙傳所載又引太平寰宇記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焚太平廣記二人奕棋自稱赤松子安期生云云皆附會之說後人往往誤以為一晉志東陽郡長山縣注有赤松子廟此詩題極為明著也

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為詩著有青囊

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詩僧詩選其一也

寄行肇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山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疎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

重登文兆師水閣

重來久凭闌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常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裡從茲定掩關

白閣元貞

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乘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路得難

秋居書懷

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昨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

敬鄉錄卷十四

乙亥夏日以正德本
全華文統校讀一過
鳳起





